

何桂清等書札

太平天国史料

何桂清等書札

苏州博物馆
江苏师院历史系 编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

何 桂 清 等 书 札

苏 州 博 物 馆
江苏师院历史系 编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 苏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241,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册

书号: 11100·045 定价: 1.24元

责任编辑 王士君

编辑说明

辑入本书的有关太平天国史料的书札，均为苏州博物馆馆藏。计有：何桂清致自娱山房主人、黄宗汉致自娱山房主人、王有龄致亦寄庐主人、陶恩培致何绍基、晏端书致王凯泰、吴云等致冯桂芬、赵宗建等致王喻梅等书札，另有佚名函数封亦一并辑入。此外，还选辑了《双鲤编》中的一些重要书札。

这些书札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是发信人与收信人之间的私交极笃，信件上讲的是内心话，机密话，透露了当时的不少真实情况，又且写信人為何桂清、黄宗汉、晏端书等，都是当时在地方上独当一面、顽抗太平军的关键性人物，因此，这些书札所记述的情况，史料价值较高，为研究太平天国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有江苏师院历史系董蔡时、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先由方之光同志后由黄征同志）、苏州博物馆甘兰经同志，由董蔡时同志任主编，黄征同志参加了定稿工作。

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和整理编辑的时间迫促，这本书在标点、注释以至判定某些书札的书写年、月等方面，错误一定很多；又因原存书札的页次较乱，在整理时，亦可能有错误的情况。请大家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改正。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得到苏州博物馆、江苏师院历史系、南京大学历史系领导同志的支持，另外苏州博物馆资料室和江苏师院图书馆线装书库的同志在查阅资料等方面给予很大方便，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编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凡 例

- 一、本书所辑录的有关书札，均全文刊出。
- 二、书札中的（ ）号，均为原稿所有；原稿上的缺字，以□代之；凡遇原稿上影响文义的错字，编者在错字后加一〔〕号，加以纠正，对原错字不加更动。
- 三、为了保存史料的本来面貌，对书札中污蔑太平军的“贼”或“长毛”等字眼，不加改动。
- 四、在每种书札前面附有简要的说明，以供读者参考。书札中涉及的某些人名、地名，作了简要的注释。

目 录

何桂清致自娱主人等书札·····	1
黄宗汉致自娱主人等书札·····	35
晏端书致王凯泰书札·····	167
王有龄致亦寄庐主人书札·····	197
佚名书札·····	201
吴云等致冯桂芬书札·····	207
陶思培致何绍基书札·····	231
赵宗建等致王喻梅书札·····	233
附 录	
《双鲤编》·····	251

Contents

Letters and Correspondence:

1. He Guiqing to 'The Self—complacent
Recluse' and Others 1
2. Huang Zonghan to 'The Self—complacent
Recluse' and Others 85
3. Yan Duanshu to Wang Kaitai..... 167
4. Wang Youling to 'The Recluse of the
Yiji Villa' 197
5. A Collection of Anonymous Letters..... 201
6. Wu Yun and Others to Feng Guifen..... 209
7. Tao Enpei to He Shaoji..... 231
8. Zhao Zongjian and Others to Wang
Yumei..... 233

Appendix

- Selections from 'Shuang Li Bian' (A Collection
of Correspondence) 251

何桂清致自娱主人等书札

〔说明〕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清道光十五年进士，历任编修、赞善、内阁学士、兵部、户部侍郎等职。一八五四年秋继黄宗汉为清浙江巡抚，一八五六年解职。由于清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的保荐，一八五七年五月擢升清两江总督。一八六〇年五月，太平军东征苏、常，五月十九日攻克丹阳，进击两清江总督驻地常州，何桂清丧魂落魄，率亲兵卫队逃奔江苏省垣苏州，清江苏巡抚徐有壬“闭城不纳”，遂以借“夷兵助剿”为藉口，转逃上海，一八六二年为清廷拿问处死。本书所收辑的何桂清书札，是他在清浙江巡抚任内和两江总督任内，写给他在京的密友“自娱主人”的信件，起自一八五四年九月，迄于一八五九年四月，共约五万字左右。

“自娱主人”，何许人？其真实姓名待考。惟从何桂清书札中可知此人在京中为官，是何桂清的密友，举凡何桂清拟在北京购买房屋、儿女婚姻，探听朝廷消息等等，无不由这个“自娱主人”一手经理。所以，在他致“自娱主人”书札中，透露了许多机密话、内心话。书札内容涉及：清两江总督与清江南大营的关系；清江南大营攻陷镇江、进犯天京以及太平军抗击清军的情况；何桂清笼络、控制张国梁等的手法；何桂清与曾国藩的矛盾；一八五八年冬何桂清会同桂良、花沙纳等赴沪与英、法侵略者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情况；为清军征集粮饷以及将大量漕米海运津、京等的具体数字；石达开分裂出走以及石部太平军与坚守江西太平军的矛盾、冲突。此外，书札中还透露了地方政治的腐败，清军吸食鸦片、扰害平民等等。书札中有几封信缺

头少尾，仅为残片，经核对原件字迹，均为何桂清手笔，我们也一并辑入，插入有关信件之后，以供参考。

清咸丰四年甲寅（1854）

自娱山房主人如晤：前月廿八日到清江，即由信局寄一函，想已入鉴。弟于十一月十四日到杭，次日即接手^①。一路大小平顺，与寿兄同住署中^②，朝夕可谈。此间光景仍前，惟客太多，白日竟不能做事，所以寿兄日日皆丑初方吃晚饭，以至病了。现已精神勃发，举动照常，惟应陈之件太多，恐一时不得了。弟本是生手，事事皆要求教，大约还须数日方说得到题。防务不过如此，因经费日□□□，已裁无用之勇。盐则无法能畅销。新漕可以如上届之数，但要格外出力。沿海各处，因粤东不靖，上海未收^③，盗船常来，欲劫（乍浦、宁波忽来忽去）商船，现在拟买火轮船（二只）以毁之，大约必行。刻下大局尚无碍，同官皆推诚相与，可以和衷，惟有一般挟干求而来者，或不等开口，预先招架，使不能言，或随机答之，使不能再说。然真讨厌，直不教人得闲，寿兄已两年矣。苏、松、常销路皆不畅，盐亦无法起色，今年不能再加累□□□二席仍旧，惟寿兄因无摺奏，以致

注释：

- ① 次日接手 指何桂清于一八五五年一月三日（清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接浙江巡抚任。
- ② 寿兄 指卸任清浙江巡抚黄宗汉，字寿臣。
- ③ 上海未收 一八五三年九月以刘丽川为首的小刀会起义军发动起义，占领上海，清军屡次进犯上海不逞，直至一八五五年二月中旬小刀会起义军才被敌军镇压下去。这里的“上海未收”，指小刀会起义军依然占领上海。

积压，□日内已另请人，廿六、七可来，亦寿兄旧友，以多病辞馆，今已愈矣。弟十月十七在齐河（山左）发四百里，明日亦发四百里，均祈问兵部接到否？即示知为要。馀不尽言。即请双安，膝下皆吉。

五华山房主人十一月廿日①

〔缺页〕……②寿兄已奏四十多件事，精神极好，未免太用心。弟苦劝要吃饭，并要安睡，方能养此有用之身。所患之病都好了，惟脑后偏右一疮尚有黄水，然不碍事，现在脓已去净，指日平复矣。公事随时领教，动辄谈到丑时，因同住署中，故甚便也。寿兄亦以为弟可接手，但不熟耳。此时所难者，一穷字尽之矣。得过且过，多少惊危都化为无事，此刻已算好光景，不过自〔缺页〕③……

自娱山房主人如晤：十一月廿日曾寄一函，想已入□。半月以来，公事略略明白，防务因经费难继，□月以后，寿兄即陆续裁减勇数，刻下每月除大营六万外，尚须五、六万，官绅俱欲再减方下得去。各路军情仍是如此，较之从前，总算大有□机。红单船，向帅有信要提到芜湖、宁国一□④，可以稍为放心，若到大通，则徽州亦有把握矣。来年海运，必不敢迟，米数亦不敢短少。惟上海尚未收复，粤东又复有事，货客全到乍浦、宁波两

注释：

- ① 五华山房主人 何桂清，云南昆明人，昆明城中有五华山，故自称五华山房主人。
- ② 此信受信人似应为自娱主人。
- ③ 何桂清写此信时，黄宗汉虽然卸任，但尚未离杭。按黄宗汉于清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离杭，可见此信写于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之间。
- ④ 向帅 指清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向荣，字欣然，四川大宁人。

处，以致洋匪垂涎，常来常往，欲清洋面，岂水师有名无实的兵船所能了结？宁波口子不通，则本地海船百馀只不能出去，刘河交兑，岂不乏舫？且今年两省齐办海运，苏省拟办八十一万，浙省仍办全漕，本省不患米不足，而患船不敷。刻下除撑持大局之外，又须别筹肃清洋面之法，但未识能如愿否也？〔缺页〕……已总不放心，要放心总得处处了结之后。以私事而论，今年过年，实下不去，幸而有一钱店向□署中乏用，皆是暂借，弟已仿之。此次先递月摺，并来春无庸接济。又海运比较上三届米数兴□，与〔缺字〕……留南米等件，后递元旦贺摺。眷口皆无病，□心亦安帖，可慰远怀。手泐。敬请双安，〔膝〕下皆吉。妾辈侍叩。

甲寅十二月初一日五华山房主人第二号

自娱山房主人如晤：前达两函，想已入鉴。弟到此月馀，直无片刻之闲，幸寿翁因公事未完，小住一月，得以随时请教，略得纲领。无如终日彼此皆为见官、会客累得白日不能见面，夜间又各办公事，直至十五日寿翁上船后，始得以小本子记载三本，人材、政事、防务可悉情形。此间公事无一不棘手，以寿翁之才力，尚且了不了，况弟初到？外边惟有开诚布公，虚心实力办到那里算那里。至于防务，自然以保邻封徽、宁为要^①，事事均照旧章。所难者，以前有钱，此后无钱也。设法办理捐输，流通钞票，鼓铸当十大钱（能行），或可支持。盐务上年虽杭、嘉、松三所不销，尚赖绍所甚畅。今年因徽、宁告警后，私销充斥，绍所亦不能足，其奈之何？加以淮盐常常想假道浙境，公文络绎不绝，随覆随来。惟海运一事，尚不至短少迟误，不足以济之，且私累日重，只以受两朝深恩，不敢言退，若有都中参核，罢此一官，亦快事也。京仓乏米，浙漕定然全运，不惟不

注释：

① 徽、宁 指皖南的徽州、宁国。

截留，并且较之上届尤多，方遂私愿。刻下兼且劝捐米石，随漕运京。弟首先倡捐一千石，未及半月，已有一万四千石矣。捐实职者每石合银六两，捐虚衔、封典、翎枝者，每石合银八两四钱。弟未全愈，然写字一切兴致甚佳。大哥能处以恬适，自不累心，闻拟住陕西，并欲偏访佳山水，此福真心羨也。尊体无恙，闾宅皆吉，慰甚，慰甚。弟处人口虽多病，以湿热受不惯，幸皆数日即愈。都中友朋念及者，皆以实告之。馀唯心照。敬请福安。

五华山房主人顿首^①

自娱主人如晤：二月九日吕秉礼带来手书，廿一日又接初七日来示，信已敬悉。弟初间曾布一函，略述此地光景，高明早已预卜，果不出所料。其人始而欲及时出色，未及两句，已弄不动，于是自抑，兼留真能办事之人，始敷衍至今。然中间无人出主意，不过十馀日已将弟与寿兄万万不肯用之银全数用去，然冬漕难办矣，以后虽欲不恪遵旧章亦不能。尤可笑者，一到即摆大架子，（非罢官及不要官，何必旁人□□。）并且自居保举区区之功，无人不笑，可谓太不自量而又忘恩也。树翁于正月廿六日已起身到京，必能述一一。忽于月之九日（不是树翁）送颂言十二章，呼宪台称旧〔缺页〕……来则可保无虞，即此一事，其可笑不待言矣。弟所统三万五千能战之兵，皆一调即听令，何待信翁亲往预为之言^②？何必定要此五百勇？况如果有事，岂五百所能御之？至于子槐所保之教官林鹗，乃不齿之人，若非近日改过，早已严办。弟于人才未能保荐者止此二人，高明谅信其非不下士

注释：

① 何桂清于清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一八五五年一月三日）到杭州接巡抚任，此信说“到杭月余”，可见此信写于清咸丰四年十二月前后。

② 信翁 指原清江苏巡抚许乃钊，字信臣，时为江南军务帮办。

也。庚卿弟忽遭大故，为之潸然，其迎养老伯母出来，不得不然。前件三十，祈仍送去，来春当另寄奠金也。（此外如尚有应用之处，俱听尊裁，弟必续寄。）桂樵三十，亦祈送之。兹因谢表必得速发，俟初三、四仍有差来。（此纸不必与人看去，此纸亦〔缺页〕……一送，今年十月已归寿翁矣。家人出息，亦只惟有此款。（八百两，亦归寿翁之家人。）此时弟处家人甚苦，前在都所约每年分提一百二十两之语，请俟明正算起，必照数提存。刻下署中幕友，除摺奏、刑名、钱谷外，尚有七人，家丁又添寿翁二人，小浦、勤葦各一人，其余皆放下脸来全不收，甚至荐友、荐仆直不能回信者，然此皆是无聊事，只要公事过得去，防务不吃紧，幸莫大□。此时忙得家信亦不能写，都中师友全未及写信，以寿翁无暇发摺之苦衷推之可也。出京九日，即发一四百里，在齐河拜发，至今未回，大约留中，但不知递到否？前两信即求代向兵部或枢垣一询。此次十二摺，皆多照例填十二月十八日，一匣六件，内有地方公事、防堵情形总作一摺（寿翁斟酌过）。二十日一匣六件，皆照例。余俟续布。此信已数次提笔方完。都中如由刘芳处买东西，交原弁带回者，领价祈（刘芳手）给之。敬请
双安，恭叩新禧。

弟清顿首十二月廿日第三信

妾辈儿女侍叩。

〔清咸丰五年乙卯〕(1855)

自娱山房主人如晤：连得四信并各件，均已详悉一切。近来气象甚佳，上海于元旦收复^①，即是□□□宁国，自邓提军扎营黄池^②，自十二月□□、正月初三已打两个大胜仗，杀贼二千□□□伤一人，旬日前颇有戒心，恐其报复，现□□□□省连前共拨兵勇四千，所费甚巨，亦□□□□。徽州照常，现亦添兵助饷，因上游攻剿正紧，不能不防其无路旁窜也，然处处皆加倍竭力，筹饷真无术，奈何，奈何？所幸温州府属之□□□有土匪滋事，七日之内即剿灭无遗。此□□之幸，全省皆颂弟有德。新年速报佳□□□□江面肃清，方得安枕。至于公事，无一□□□□上年全仗绍所支持，近来绍所亦不□□□，万不能了。惟海运尚有把握，春间必全数出洋，正月底头批十二万石，即可齐备，银亦齐备。寿兄十二月十五日起身，至正月初七□□□阳欲起旱（水浅不能行舟），过江再换船。弟性急，深以为□□□老兄着急否也，事虽万难，天时极好，必□□□升平之福也。余惟心印，不及备书。□□□□祈为致意，不另作答。敬请□□□下皆吉。

正月十九日五华山房主人顿首

□□□□□外只谢赏福字，并官垫民欠。第三号。

注释：

- ① 上海于元旦收复 指一八五五年二月十七日（清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清军攻陷上海，小刀会起义军被绞杀事。
- ② 邓提军 清提督邓绍良。

自娛山房主人如晤：開篆曾達一函，想已入鑒。現在本省已無事（全省皆無事），土匪之案全行剿滅，（春岩一接地方官稟①，不問虛實即奏。）惟在逃一、二余匪，亦不難拏獲矣。惟徽、寧同時告警，兩月以來，寧國助兵勇四千，徽州助兵勇二千數百名，幸而上海凱撤之勇回來剛是時候，赴徽者即上海之勇居多，今日始稍放心。聞賊勢尚不甚眾，寧國有鄧提軍，威名大振，且兵勇皆久經戰陣，勇于殺賊，又有向帥策應，可以放心。徽州處處有險可守，奈該處官紳不和，官則一味將錢解廬州，紳則愿留錢發勇糧，正月不發一文，以致人心渙散，故有廿二日石埭復失之警。現在官既著急，不能不發口糧，我浙又添兵助餉，似可無虞。惟軍務尚無了期，實有支絀之嘆。鹽務則無從下手，从前尚有雜可抵，此時更無法。此事誰不知要緝私，殊不知小緝無濟于事，大緝非有名無實，即激成事端，當此鄰封不靖，土匪又多賣私鹽，已算自食其力的好人，真無法辦理，高明何以教之？惟海運一事，斷斷不誤。前之可虞者，寧波商船出不去，今春正月望日已全數赴劉②，蘇省見浙船百余号已全到，不能藉口先裝浙船，后裝蘇省。所雇之船，大約三月初旬必可竣事。此次四摺，三系例案，一系謝暫行管轄水師恩，外附陳徽、寧續添兵勇一片。余不尽言。即請福安。

五華山房主人二月初一日頓首

自娛山房主人如晤：前次差弁入都，奉達一函，想已入鑒。數月以來，百事不修，專為防堵，心力俱瘁。二月平徽州，三月防三衢，而江西之賊復窺婺源，石芸齋帶勇前往，賊又退回景德

注释：

- ① 春岩 清閩浙總督王懿德，字良宰，又字春岩，河南祥符人，進士出身。
② 劉 指太倉境內的劉河。

镇，不数日复入浙岭，台勇有九百往剿，先胜后挫，遂至溃逃回徽郡，沿途大造谣言，肆行抢掠，以至郡城又为之一空。其城外程钟英所带之台勇亦全行逃散，幸而川兵一千名自严州于四月廿一日赶到徽郡，扎营七里亭，人心略定，而贼已乘虚入休宁城矣。闻黟县亦有贼，文报不通，未得确信。现在徽郡已调到浙兵千余，合之周天受先到川兵已二千多。又石芸斋于五月初一日已回郡^①，尚存台勇各勇共五、六百，合之晏彤甫自威平所调之勇亦有千余^②，拟以此三千余人进剿休宁，而弟又飞调衢州川兵、川勇八百名，向帅又抽拨楚兵五百名，邓军门又另募楚、贵勇数百名亲赴徽督办，日内即可到齐。小浦亦由杭入徽矣^③。俟有确音，方敢入告。近日军情，虚虚实实，令人闷极。加以处处台勇皆闹事，甚至动百姓公忿，齐心杀之，弟亦无可如何。而省城重地，凡台勇逃散，皆并聚此间，可虑之至。自前月弟飭师长饷募得江北虎勇一千八百名来省，声势极壮，且守纪律，台勇始不敢滋事。刻下省城防务已觉十倍于前，惟经费已无从筹画，外间拨款不一，而得一日过一日而已。贱疾万不能愈。若休黟之贼早平，别处不再有事，庶几可保无虞。此时真兵饷两穷，看天意何如耳。余俟续达。此请福安。

（此次亦无要件。）

五华山房主人顿首五月初九日

注释：

- ① 石云斋 清朝知府石景芬，字子祁，号云斋，或写作芸斋，进士出身，江西乐平人。
- ② 晏彤甫 清浙江按察使晏端书，字彤甫，江苏仪征人，进士出身。
- ③ 张芾 张芾，字小浦，陕西泾阳人，进士出身，曾任清江西巡抚，一八五四年因事革职，旋交清安徽巡抚福济差遣，被派至皖南办团劝捐。

（前月廿外接子敬兄信，即日可到杭，欲弟与子苾代为张罗，加捐知府，此则万难报命之事也。）

〔缺页〕……① 正封函间，摺差回，接四月廿二日手书并另单，敬悉一切。现在贼踞休宁，系真贼伪贼，是多是少，皆无确探，不敢遽报，已飞调各路官兵，日内可以进剿。弟处此时势，虽有寿臣在此，亦不能比弟得法，全靠天心眷佑也。台勇之患，更甚于贼，然弟尚有法处之。乍浦兵甚相安，此地并无潮勇。省城无一人搬家，谣言皆不必听。郭明山系寿臣兄要革，弟仍留标下，好马粮降为战粮而已。即此一小事，可见以外传言皆谬也。弟处此穷困之境，江、浙来打把式者，皆一文不能应酬，且军情紧急，贱躯又病，亦不能多与之谈。若辈到京，必不满意，然自问可以对天，造谣能获咎，亦是幸事。春间添三千累，办贡并还海槎之项。端午又添三千累，每月除养廉二百七十余两外，一无所有，以此居官，不过敷两个幕友开销〔销〕而已，然弟决不以穷介意也。军务早平，是即天下国家之福。至于省城协防局，乃万藕舂专政②，事事任怨任劳。子敬兄今日已到杭，已不作加捐之想矣。〔缺页〕……③

自娱山房主人如晤：五月廿八日吕秉礼回浙，接十二日手书并另示与帐单，备悉一切。刻下南、北军情总无了期，红单船不肯出力上驶，向帅急病，弟日日有信往来，此老为天下安危所

注释：

- ① 此信受信人应为自娱主人。
- ② 万藕舂 万青藜，字文甫，号藕舂，江西德化人，进士出身。
- ③ 信中有“贼占休宁”之句，考太平军占休宁为一八五五年三月廿三日（清咸丰五年二月初六日）事，由此可知此信应为一八五五年四月前后所写。